

论词位的非常规语义特征

王 钢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哈尔滨 150080; 大连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 大连 116044)

提 要: 在批判继承前人语义特征研究基础上, 俄罗斯语言学家 Ю.Д. Апресян 提出了“非常规语义特征”的概念。本文以状态性和正面性为例, 对 Ю.Д. Апресян 相关研究进行了阐释, 并尝试以汉语语料检验非常规语义特征在汉语中的适用性。研究结果表明, 受句法规则限制的非常规语义特征不适合分析汉语, 而不受句法规则限制的非常规语义特征同样适合分析汉语, 对研究汉语词位的微观语义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关键词: 语义特征; 非语义特征; 状态性; 正面性

中图分类号: H136.1

文献标识码: A

词的意义并非不可分割, 可以把词的词位分割成若干更小的有区别性特征的语义成分, 即语义特征 (семантический признак)。对语义特征的研究, 发轫于上个世纪中叶。“五十年代时, 人类语言学家开始借鉴语音学的特征分析法来研究各种语言中反映亲属关系的词。六十年代起, 理论语法学家也采用类似的办法。”(徐烈炯 1995: 117) 目前, 采用语义成分分析法, 提取和区分语义特征, 研究语言单位的语义, 早已被学界所熟知和认可。例如, 可以从“男子”中区分出“人”、“男性”、“成年”等语义特征; 同样, 也可以从“女子”中区分出“人”、“女性”、“成年”等语义特征。伍谦光认为, 语义特征是现代语义学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内容, 是诸多语义模式的基础。“许多语义学家在分析语义现象时, 都要提到语义特征; 有些语义学家专门依靠语义成分分析 (即语义特征分析) 的方法来研究错综复杂的语义现象。”(伍谦光 2012: 90) 然而, 使用语义成分分析法确定语义特征时, 也出现了很多缺陷, 如缺乏周遍性, 主观性强, 操作中有困惑, 存在“非此即彼”的局限。(魏晓斌 2010: 52—53) 因此, 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和发展语义特征相关研究。

1 非常规语义特征的特性

俄罗斯当代语言学家 Ю.Д. Апресян 指出, 语义特征是表示语言的某个内容单位 (通常是词位) 与其他内容单位在大部分意义相同条件下, 互相对立的那部分意义。(Ю.Д. Апресян 1995: 28) 用语义特征可以分析某些词的意义, 例如, “爷爷”中含有“上代”和“男性”的特征, “女儿”含有“下代”和“女性”的特征等。同时, Ю.Д. Апресян 也认为, 尽管语义特征可以再现某一词位的部分意义, 但毕竟十分有限。且作为理论概念, 显然已经落伍。基于此, 他提出了一种与传统语义特征完全不同性质的新的语义特征, 为了避免两者相混淆, 他将传统语义特征称之为“常规性语义特征”(тривиальный семантический признак), 将新提出的语义特征称之为“非常规性语义特征”(нетривиальный семантический признак)。在 Ю.Д. Апресян 的语言理论框架中, 不仅要描写词位的常规性语义特征, 非常规性语义特征

同样必不可少，甚至更为重要。

Ю.Д. Апресян 未就非常规性语义特征的概念进行详细界定，而是借用句法特征的特点，总结了非常规语义特征的主要特性：第一，它们为用简化和概括的形式记载语言学信息提供了可能性；第二，在大多数情况下，每一非常规语义特征都不是只在一种语义规则中使用，而可以同时用于几种互相独立的规则；第三，每一非常规语义特征在语义上都是有理据的，即反映词汇的某种语义特性，但是在通常情况下，不整体复制这一语义特征。（Ю.Д. Апресян 1995: 31）下面，本文以状态动词的状态性、某些名词的正面性两种非常规语义特征为例，分析、介绍 Ю.Д. Апресян 的相关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尝试以汉语为语料，检验非常规语义特征思想在汉语中的适用性。

2 状态性语义特征

俄语中存在一类状态动词，包括情感状态，如 любить（喜爱），ненавидеть（痛恨），уважать（尊敬）等；心智状态，如 знать（知道），понимать（理解），считать（认为）等；意志状态，如 жаждать（渴望），желать（希望），хотеть（想要）等；存在状态，如 быть（存在），иметься（存在），существовать（存在）等。状态性语义特征为所有状态动词所具有，可以用于下列规则：

如果 $X = (V, \text{状态性})$ ，未完成体，那么 $X \neq$ 即将发生意义，且 $X \neq$ 双向意义，因此 $X \neq$ 结果性一般事实意义。

为了更加深入理解状态性语义特征，有必要对 Ю.Д. Апресян 使用的几个术语“即将发生意义”、“双向意义”和“结果性一般事实意义”进行简要说明。

“即将发生意义”主要体现为动词未完成体现在时表示将来的意义，定向运动动词现在时可以表示说话时刻后必然发生的行为，就是典型的“即将发生意义”。例如：

(1) Завтра мы идем на Первомайскую демонстрацию!（明天我们去参加五一游行！）

“双向意义”是一般事实意义的变体之一，动词描写的行为结果被反向行为取消了，带前缀运动动词未完成体的“结果取消意义”就是典型的“双向意义”。例如：

(2) Для неё было важно, что он приходил.（他曾来过，这一点对她很重要。）

“结果性一般事实意义”也是一般事实意义的一个变体，表示行为曾经发生过，不强调“过程”和“结果”的对立，未完成体的这一意义与完成体的基本意义构成准同义关系。例如：

(3) А вы читали эту сказку?（你们读过这个故事吗？）

按照对状态性语义特征的理解，下列句子受这一规则的限制：

(4) *Завтра я люблю <ненавижу> вас.（*明天我爱〈恨〉你们。）

显然，例（4）是不正确的，因为这里动词使用了“即将发生意义”，违反了状态性语义特征的规则，但是例（5）和例（6）都是正确的：

(5) Завтра я хочу ехать в Москву.（我想明天去莫斯科。）

(6) Завтра я захочу ехать в Москву.（明天我想去莫斯科。）

同为状态动词，用法近似，例（5）正确，而例（4）错误，原因在于例（5）中时间状语 завтра 语义指向受支配动词——状态动词 ехать，而不是指向支配动词 хотеть。也就是说，“明天”要发生的行为不是“想”，而是“去”。例（4）中只有状态动词 любить，时间状语 завтра 的语义只能指向该动词，因此该句子是不成立的。至于例（6），这个句子与规则完全不矛盾，因为动词 захотеть 是完成体动词，其前缀 за-表示“开始意义”，该动词并不具有状态性语义特征。由此，可以补充一条规则，即具有状态性语义特征的状态动词，没有对应

的完成体形式。любить（喜爱）— полюбить（开始喜爱）这类动词体的对应，不是经典纯体学对偶动词之间的差别，对比 читать（读）— прочитать（读完），很容易看出两者之间的差别。此外，还有两点也需要注意：第一，形式上是及物动词的状态动词，没有按常规预期的反身动词表示被动态意义，对比例（7）和例（8）：

(7) Видно, что дом строился, хотя неизвестно для кого. (看来，房子是建好了，尽管不知道是给谁建的。)

(8)* Он любился всеми, кто его знает. (*他被所有认识的人喜爱。)

第二，状态动词只有一个过程意义的变体，即纯过程意义，不能用于现实—时间长度意义，对比例（9）和例（10）：

(9) Что она сейчас делает? (她正在做什么?)

(10)* Смотри, он знает теорему Бернулли. (*看，她正在知道伯努利定理。)

以上对状态性语义特征的阐述，与动词的句法规则有着密切的关系。“句法规则具有语言类型学特征，俄语中的句法规则主要通过形态变化手段体现。”（薛恩奎 2011：21）汉语动词没有明显的体、态等语法范畴，也没有类似俄语状态动词这样的语义类别，因此状态性语义特征很难在汉语语料中进行验证。

3 正面性语义特征

Ю.Д. Апресян 提出，“正面性”可以视为一种非常规语义特征。所谓“正面性”特征，是能够区分出某个“面”的那些物体的称名属性，通过这个面可以正常实现这些物体的使用功能，包括进入到这些物体里面。而无正面性特征的物体，则没有这样一个可以区分出的“面”。（Ю.Д. Апресян 1995：41）例如，椅子和圆凳有明显的区别，前者是有正面性的物体，两侧有扶手，后面有靠背，人正常使用时可以就坐的地方为正面；而圆凳是开放性的，四周完全一样，正常使用时可以从各个方向就坐，没有正面。一般来说，人造物体大多都有正面，例如房子、柜子、镜子等等；而天然物体则未必会有正面，例如山峦、湖泊、木桩等等。

通过空间前置词 перед（在……前）的注释，可以透视出“正面性”的语义特征。例如：

(11) Перед зеркалом стоял столик. (镜子前放着一张小桌子。)

(12) Перед домом был разбит палисадник. (房子前开辟了一个小花园。)

(13) Перед горой лежало озеро. (山前有一个湖。)

(14) Перед пнём стоял огромный боровик. (树墩前面有一大朵牛肝菌。)

在例（11）和例（12）中，体现了前置词 перед 的一个空间意义，其意义可以注释为：X находится перед₁ Y-ом（X 位于 Y 的前面）= ‘X 位于 Y 可以被正常使用的一面，且与 Y 的距离应相当于 Y 的规格尺寸 | Y 具有正面性’。“X 与 Y 的距离应相当于 Y 的规格尺寸”也是必须的条件，如果 Y 的规格尺寸不大，而 X 与 Y 的距离较大，这时说“X 位于 Y 的前面”是不合适的，因为此时 X 已经位于 Y 的远处了。

而例（13）和例（14）则体现了 перед 的另一个空间意义，其意义可以注释为：X находится перед₂ Y-ом（X 位于 Y 的前面）= ‘X 位于 Y 和观察者之间，X 与 Y 的规格尺寸相当，且说话人认为 X 到 Y 的距离不能过大，即不能大于 X 到观察者之间的距离，或者至少不能大很多 | Y 不具有正面性’。在这种情况下，X、Y、观察者之间的距离至关重要，正常来说，X 与 Y 之间的距离要小于 X 与观察者之间的距离，只有这时，观察者才能用 Y 来定位 X。

正面性的语义特征，由于对句法规则的依赖较小，也适用于汉语分析。对表示空间位置的方位词“前面”，《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以下简称“《现汉6》”）解释为：“空间或位置靠前的部分”（《现汉6》2012：1035）。释义时用“前”解释“前面”，似乎有同语反复之

嫌。《现代汉语八百词》对“前面”的释义完全等同对“前”的释义，其方位意义为：“人或事物面向的”（吕叔湘 1999：447）。关键在于，不同事物的“面”不同，其“面向”的地方也就不同，因此笼统地说“事物面向的”是不确切的。引入“正面性”语义特征，可以进一步明确有正面性特征物体和无正面性特征物体的“前面”。例如：

(15) 在他那辆气派非凡的汽车前面，有两匹马拉着汽车。

(16) 这一次我是一个人独坐在电脑前面，沉下心来读这本传奇。

在例（15）和例（16）中，“汽车”和“电脑”都是具有正面性特征的物体，其“前面”即该物体可以被正常使用的一面。而且“两匹马”与“汽车”之间的距离、“我”与“电脑”之间的距离不应过大。

(17) 枞树前面是专为儿童搭建的人工滑冰场，晚上这里则是歌舞表演的舞台。

(18) 她到圆桌前面，把洋灯的火捻小了，这时听见外面的哇声同狗叫。

按照 Ю.Д. Апресян 的观点，在例（17）和例（18）中，无论是“枞树”还是“圆桌”，都是没有正面性特征的物体，这些物体“前面”的确定，需要“观察者”的介入。如果说“枞树前面是人工滑冰场”，则观察者与枞树、人工滑冰场三点一线（至少大体如此），人工滑冰场位于枞树与观察者之间，且人工滑冰场与枞树之间的距离小于人工滑冰场与观察者之间的距离，人工滑冰场和枞树的规格尺寸要相当。同理，“她到圆桌前面”成立的必要条件是：第一，观察者与“她”、圆桌三点一线；第二，“她”位于圆桌与观察者之间；第三，“她”与圆桌的距离小于“她”与观察者的距离；第四，“她”与圆桌的规格尺寸要相当。

为什么必要条件中一定要包括 X 和 Y 的规格尺寸相当，Ю.Д. Апресян 没有详细说明。所谓“X 和 Y 的规格尺寸相当”是指 X 和 Y 的规格尺寸应该保持协调，至少按照生活常识判断如此。以例（17）为例，可以试想，如果枞树过高，人工滑冰场过矮，这时“枞树前面是人工滑冰场”的语言世界图景会演变成“枞树下面是人工滑冰场”的语言世界图景。

由此可以得出，汉语中的“前面”似乎也应该细化为“前面₁”和“前面₂”，分别与有正面性特征的物体和无正面性特征的物体连用，“前面₁”可以释义为：X 位于 Y 的前面₁ = ‘X 位于 Y 可以被正常使用的一面，且与 Y 的距离应相当于 Y 的规格尺寸 | Y 具有正面性’；“前面₂”可以释义为：X 位于 Y 的前面₂ = ‘X 位于 Y 和观察者之间，X 与 Y 的规格尺寸相当，且说话人认为 X 到 Y 的距离不能过大，即不能大于 X 到观察者之间的距离，或者至少不能大很多 | Y 不具有正面性’。

4 结束语

非常规语义特征的提出，进一步推动和发展了语义成分分析法，对语言单位语义特征的认识更加深入和细微。状态性非常规语义特征由于受句法规则的限制，进行跨语际研究受到语言类型差异的阻碍；正面性非常规语义特征主要受词位之间语义规则的制约，基本不受语言类型差异的影响。因此，非常规语义特征部分适用于汉语研究，可以为汉语词位微观语义研究提供一种新的研究思路。

本文仅主要研究了两种非常规语义特征，在一定意义上具有探索的性质。在后续研究中，拟进一步在汉语语料中检验 Ю.Д. Апресян 提出的其他非常规语义特征，以期继续为汉语言研究提供启示。

附注

1 如无特殊说明，俄语例句来自 Ю.Д. Апресян 著作或俄罗斯国家语料库，汉语例句来自北京大学现代

汉语语料库，即 CCL 语料库检索系统（网络版）。

参考文献

- [1] Апресян Ю.Д. 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 том II. Интегральное описание языка и системная лексикография [M]. Москва: Язык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1995.
- [2] 吕叔湘. 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Z].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 [3] 魏晓斌. 语义成分分析法之瑕瑜辨析[J]. 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5）.
- [4] 伍谦光. 新编语义学概要（修订版）[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 [5] 徐烈炯. 语义学（修订版）[M]. 北京：语文出版社，1995.
- [6] 薛恩奎. 非常规语义特征的语义句法功能[J]. 外语教学，2011（6）.
- [7]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 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Z].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On the Unconventional Semantic Features of Lexeme

Wang Gang

(Research Center for Russian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Dalian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Dalian 116044, China)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criticizing and inheriting the predecessors' research on semantic features, Russian linguist Ю.Д. Апресян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of “unconventional semantic feature”. Taking the state property and the positive nature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test the applicability of unconventional semantic features in Chinese by means of Chinese corpus.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unconventional semantic features restricted by syntactic rules are not suitable for analyzing Chinese, while the unconventional semantic features which are not restricted by syntactic rules are suitable for analyzing Chinese. It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study of the microcosmic semantics of Chinese Lexeme.

Key Words: semantic features; the unconventional semantic features; state property; positive nature

基金项目：本文系 2016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论阿普列相语言学思想在俄语教学中的应用”（16YJC740068）、2017 年度教育部重点基地重大项目“阿普列相语言学理论与现代汉语语义句法研究”（项目编号：17JJD7400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王钢（1980—），黑龙江肇源人，大连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语义学，俄语教学。

收稿日期：2018-09-19

[责任编辑：惠秀梅]